

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冲破最后一道大河封锁线 今天渡口畔建起西北“菜篮子”
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长征最好的续章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戎钰 余宽宏 成榕兴 鲁腾



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大桥横跨两岸,红一方面军曾在此地附近强渡渭河。

“过渭河,狼狈极了,遭敌侧击,渭河上下游下暴雨……”贺龙在《回忆红二方面军》中以寥寥数笔,记录了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强渡渭河时的艰险。渭河,是红军长征途中,国民党军依托大河所设的最后一道封锁线。1935年9月至1936年10月,红一、红四、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进入甘肃省武山县,经由鸳鸯镇、洛门镇等渡口强渡渭河挥师北上,最终在甘肃会宁、宁夏将台堡实现会师,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。7月22日,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,抵达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渭河渡口。90年山河巨变。眼前的渭河波澜不惊,令人无从窥见它阻拦红军北上时的凶险。如今,渭河上多座大桥凌空飞架,串起两岸人家的烟火日常。来自红军渡口的优质蔬菜,也顺着路桥摆上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。正是当年那“狼狈极了”的生死一渡,为中国革命闯出了向死而生的坦途。

有战士牺牲在渭河 倒在了大会师前夕
大学生感到揪心,又心生敬意

去陕北! 1935年9月22日,中共中央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召开干部大会,第一次把长征的目的地确定为陕北,“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”。“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渡渭河时,河水水位较低,遇到的阻击力量较弱。最后渡过渭河的红二方面军战斗最激烈。”在武山县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馆,武山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控介绍。1936年10月9日、10日,红二方面军两路纵队分别抵达甘谷、武山一带,准备强渡渭河。行动前,空中有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狂轰滥炸,后方有胡宗南部紧追不舍,眼前的渭河却因连降大雨水位暴涨。渡河时,有少数体弱战士不幸被河水卷走,在大会师前夕永远停下了脚步。王控的介绍,让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本科生米小锁既感到揪心,又心生敬意:“红军战士闯过一个又一个险关才走到了这里,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正是他们这种不畏牺牲、勇往直前的精神,才换来如今中国人傲然面对世界的底气。”

纪念馆里,一幅石印马克思像让报道组集体驻足。浅褐色的纸张上,上方写有“马克思”三个字,下方则印有“共产党的主张”:领导工人反抗厂主和老板的剥削压迫;领导农民反抗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剥削……王控介绍,这幅马克思像,是红二方面军左纵队途经武山开展思想政治宣传时遗留下来的。“这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历史见证。1975年从温泉公社征集,后经甘肃省文物局专家核评为一级红色文物。”王控说。 “这些主张都是老百姓期盼的。这就解答了为什么长征路上,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红军、跟红军走。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朱晓微在仔细阅读后感慨。

祖辈为红军拆门板、搭便桥
“红军和共产党从未辜负这份信任”

陇山苍苍,渭水泱泱。绵延800多公里的渭河,经历过陇原上的红色烽火,也见证了一座座现代化大桥拔地而起,拥它入怀。7月22日下午,在鸳鸯镇渭河大桥桥头,红色宣讲员杨胜平正在为游客讲红色故事。不远处,“红一方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碑”矗立,成为他讲述时庄重的背景。72岁的杨胜平家就在鸳鸯镇。他小的时候,镇上还没有桥,也没有渡船,想去对岸只能趁水位低时挽起裤脚蹚水,如果下雨涨了水,就只能在家等。“您是不是从小就盼着家门口能有一座桥?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余文昊不禁问道。杨胜平笑着接过话头:“何止是我盼着,我爷爷那辈就盼着了。”1935年9月,红一方面军到达鸳鸯镇,准备强渡渭河。杨胜平的爷爷听说“红军是解放穷人的队伍”,得知部队没船过河,他赶紧回家拆门板,帮忙搭建便桥。那时,杨胜平的爷爷就想着,如果家门口有座桥该多好。20世纪70年代,镇上有了大桥。杨胜平在桥上来来往往,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

2017年,新鸳鸯镇渭河大桥建成通车,连接了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。桥那头的世界变大了。“杨胜平的爷爷当年相信红军,义无反顾地拆下门板帮其渡河;而红军和共产党,也从未辜负这份信任。”余文昊说,“他们用奋斗和牺牲,‘还’给了这片土地一个盛世。”

渡口畔建起万亩蔬菜种植基地
“这就是红军长征过渭河最好的续章”

从鸳鸯镇出发,车行30分钟,便进入武山县洛门镇郭家庄村地界,这里毗邻甘谷县。红二方面军在武山强渡渭河的渡口,离这里只有几公里。武山县大南河流域蔬菜种植基地,就铺展在这片被渭河支流滋养的“富地”上。放眼望去,连片钢架大棚错落有致,延伸到远山脚下。正是种蒜时节,田垄间,62岁的郭家庄村村民陈银海戴着草帽,向大学生示范讲解。郭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奇峰介绍,陈银海是当地种菜能手,“很会从地里刨钱。”“有些人在城里打工,收入可能还不如我们种菜,现在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”陈银海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。“大南河流域是武山核心蔬菜产区,这一带蔬菜种植面积有5.2万亩。”站在地头,武山县蔬菜研究所所长赵显亮介绍,渭河及其5条支流贯穿武山,令其拥有发展蔬菜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目前,武山已成为辐射西北地区的“菜篮子”,是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示范县,有“陇上菜都”美誉。2025年,全县蔬菜种植面积42万亩,产量140万吨,产值45亿元。赵显亮说,武山产的番茄、黄瓜、莴笋等16类蔬菜38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A级绿色食品。武山的菜,装上车,通过桥,沿着路,一路疾驰,送到全国人民的餐桌上,甚至出口至东南亚等地。“9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,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大西北的‘菜篮子’吧。”米小锁感慨,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在门口鼓起了腰包,过上了好日子,“这就是红军长征过渭河最好的续章。”



西北农民的生活水平远比我想象的要好,这应当是红军战士期待的未来吧

武山之行,让我难忘。我参观了天水武山红军小学,这所小学就在鸳鸯镇渭河渡口附近,以前叫“鸳鸯小学”,后来改成了现在的名字。校园里随处可见红色文化元素,墙上挂着革命历史图片,走廊里贴着学生制作的红色主题手抄报。

我问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:“你觉得红军精神在今天有什么用?”他想了一下说:“红军不怕困难,我们学习也要不怕困难。”

我忽然想起书上说,红军长征的队伍中,有的小战士才十几岁。这一刻,我非常感动:那么小的战士,得怀着多么强大的信念,才会走上那条布满艰险的信仰之路。

我还去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蔬菜生产基地。村里人很热情,邀我一起种大蒜,我二话不说就和他们一起下地。翻土、按蒜瓣、盖土——这些活我很熟,很快就上手了。

他们都很惊讶。我说我在俄罗斯会种土豆、黄瓜、西红柿。他们听了哈哈大笑,说:“原来你是行家!”

一位村民告诉我,他在家种菜比很多人在城里打工更赚钱。他悄悄地说,他的两个儿子结婚、买房、买车,他一共“赞助”了90万元。

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,中国西北农民的生活水平远比我想象的要好。要知道,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里写道,陕北“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”。武山虽属甘肃,但和陕北同在大西北。

我想,这应该就是90多年前,那些红军战士所期待的未來吧——孩子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,土地能长出足够多的粮食,每个普通人都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。

